

古生村漫笔

■ 段成仁

未到古生村，便听说了它的不同寻常。到了古生村，确实嗅到空气中那不同寻常的味道。

在村庄外的某一处，似乎有一个强力磁体，散发着强烈的磁力。周围的一切都被吸引住，顺从地向这一处汇聚而去。我裹在人流中间，也被吸引着，向这一处靠过去，再靠过去。

这一处，是我神往已久却一直未能到达的地方。到之前，心里头无数次地问：这一处，会是怎样的一种风景？

终于到了这一处。这一处位于那条小溪的入海口。小溪口右侧有小广场，广场左右有榕有柳，后有本主庙，前有大理石雕花栏杆，石栏外有石雕龙头，龙口轻吐潺潺清流，清流顺滩而下。滩上有石，石上有蓝色轻浪拂过，轻浪之外，是无数轻浪，无数轻浪相依相连，连成一片蓝色的水，一片铺天盖地的蓝色的水。

这片水，就是“洱海”。莫非在古生村的这一处，能看到最好的洱海？答案是肯定的。以前是否如此我不清楚，但现在我能肯定这一点。

这一处，有脚步最快的春天，有最通透的阳光，有最清凉的海风，有最美丽动人的新娘和最帅的新郎……

大理，被喻为人一生不能不到的地方。古生村的这一处，则是每一个热爱这一片山水的人一生不能不到的地方。

在这一处，我看到春天早早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朝着这一处聚拢来，再聚拢来，她停到柳枝上，附在菖蒲上，黏在小池塘里的浮萍上，肆意释放着无限的绿和生机；在这一处，我看到阳光从洱海的上方，毫无遮挡地一泻而下，朝着这一处照下来，再照下来，它的热度，点燃了游兴，煮沸了整片海滩；在这一处，我看到从南边的天生桥上吹过来，穿过西洱河，挣脱市区高楼的挽留，来到海面上，绕过渔舟光滑的桅杆，拂过老帆布的白须，贴着红嘴鸥的灰翅，朝着这一处吹过来，再吹过来，吹皱了海岸上所有平稳的心境，吹软了柳树下所有僵硬的心思；在这一处，我看到人流，以及人流里的目光，人流中的镜头，被强磁力牵引着，从北京、上海、广东飞来，跨过石拱桥，绕过大青树，走过小巷的石板路，朝着这一处靠过来，再靠过来。

汇聚到古生村的人，都是为这

槐花

■ 苏苏

又是一天的清晨时光，微受着小城特有的早晨微微的凉意，让人清醒的感怀夏日的爽。尤其路边一树一树沿街边生长的槐花在微风下摇曳，纷纷扬扬着——白中挂绿、绿中飞白。

带着苦涩清香的槐花瓣，轻轻地落在街边，落在人行道的青石板上，和着行人的步履。我在匆匆的上班途中与悠悠落下的槐花相遇，生怕踩了她们，有意远远地看着，走着，嗅着，顿时让人心静神沁……

一场雨，一阵风，走在夏日的早晨，来不及多想，一阵苦涩、清爽的槐香提醒我，那些曾经在乍暖还寒的暗夜偷偷冒出的新绿，已是花满枝头。用纷纷扬扬来形容她们开放的声势浩大，一点不为过。整枝，整树，整条街——满眼的绿，满街的绿，绿成一条河；一瓣，一朵，一片，撒了一地，白了一街；一个人，一行人，一街人，在槐花雨苦涩、清香的渲染中匆匆过，匆匆过。时不时抬头，时不时会听到“花雨中”传来的声响——“还怪可惜的，这些花给糟蹋了！”是啊，给糟蹋了。“是它生的不是时候，还是生在不该生的地点？”我暗自思量起来。满街都已在做着匆匆忙忙的营生，有卖早仙桃的，有卖四季果蔬菜瓜果的，有卖清脆李子的……唯独槐花如刚刚睡醒一般，兀自开着，撒着……看看枝头，每一朵花都奋起了两只翅膀，似有凌驾起天地决绝，又如孔雀东南飞一般的不舍。

我有一种自我的想法，槐花是开得最委婉的花。理由之一是她的颜色，她的花有出于绿而白如翠的美；理由之二是她开的季节，她不与春天百花争艳，在炎热的夏季开就绿荫般的清爽，让人眼舒心安。就这点意义而言，没有比槐花更懂人了。

人类有时是很自我的。比如，因着采集盛夏的果实之际，人

一片山水而来，都来瞻仰苍山和洱海共同织成的巨幅锦绣，都来观摩经千百年时光雕刻而成的人与自然相谐而生的终极样板。

这一片山水，为天地灵秀所钟爱。苍山和洱海，是大自然在摸鬼斧、作神工时，刻意馈赠给大理人的至宝。苍山和洱海共同组成的“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绝美之景，是仙境，世间独一无二。她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强烈的磁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

而所有生息在古生村，以及洱海周边所有古老村庄里的人们，又都是被上天特别眷顾的——世世代代在仙境中生息、繁衍，世世代代享受如此绝美之景。

所有生息在这一片山水之间的人，以及能抵达这一片山水的人，都是幸运的。

这片山水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因为这片山水承载了太多的梦与故事。

在这片山水里，每一缕风、每一瓣花、每一片雪以及每晚的月亮，都是一个梦，都在讲着自己的故事。

我是幸运的，我生活在离这片山水不远的地方。

此前，我不止一次靠近过这一片山水。1999年，我到大理读书，第一次看到这一片山水，就一见倾心，被苍山的雄伟壮观所震撼，被洱海的宁静宽阔所折服。后来，我因培训、办事、旅游等由头，多次到过苍山脚下，到过洱海边。我曾无数次抬起头，仰望苍山，感受他的雄伟，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曾无数次地俯下身子，捧起洱海水，凝视她，用她洗手，也洗心灵的污垢；我也曾无数次像告别初恋的情人一样，在离开她时感到怅然若失，并期待着下一次的靠近。

如今想来，所有的由头都是次要的，我清楚自己之所以一次次地靠近，一次次地走进，无非就是想要接着去做没有做完的梦，接着去讲还没有讲完的故事。

没有人能抗拒这一片山水的磁力，没有人能抵挡这片山水的魅力。山水不语，自成洞天。

你没来，这片山水就是一个梦、一个故事；你来了，你就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你就是风，是花，是雪，是月，你就是梦的主角、故事的主角。快乐与幸福，全由你来讲，来演绎。

那么，你准备来了吗？

们不管它有没有开过，就把它未开放的花骨朵当果实采了，美其名曰“槐米”。在滚烫的沸水里或是炽热的锅里，让她的美丽为人们钟爱的清香定格，以清凉解毒之功效舍身。

儿时，以为槐果是槐花树结出的果实。越大，越不明白。是呀，她都没开过，何来“果”之名、“米”之说？是源于她长的婉约的本性，还是源于她的形状？儿时，我可从来没想过这话题，以及她绿肥瘦白的意蕴。

槐树，在乡下很普遍，有村落的地方都会有。在我老家的村口，沟沿边，村口溪边。回家，远远地就看到村口摇曳的她；如着黑裙裤，挂绿纱巾的少妇，灼灼挺立，妖娆妩媚。陪在她身边的总是村里的老者们——磕巴着长烟杆，东一句西一句的唠嗑。张家的老大出息了，李家的老么进了城，二大娘家的闺女做了老板……

我好生奇怪，便回过去：人们都说“老板娘”，咋会大爷们就变出来“老板娘”？追问，他们才戏说道：“还知识分子呢？土了吧！娘和娘是有区别的，老板娘可是靠自己打拼、拥有自己产业的能干闺女。如二大娘家的闺女先前是做苦力，洗碗出身。现在可是自己开店做伙食的店老板了，村里好几个人都去给她打工了。”“生意火得很，年前回家还给俺们捎来她自己店里的糕点呢。”“人能干，进城有些年了，还是那样实在和暖心。”

哦，哦，是我土了！嗤嗤地笑着，想着——她，该是又一个叫“槐花”的吧，我自言自语。

抬头，见槐花刚刚纷纷扬扬落着，散落溪水，悠悠荡荡……我看着它们，在波浪的起伏间欢快跳跃，在粼粼波光闪烁中，出了村头。

她们会去哪里呢？嘿嘿，又想起了小城里的那一街槐花树。



洱海扁舟

杨利军 摄

乡愁大理

爷爷的梦

■ 张美华

凭借一根扁担，一对竹筐，一双不知磨破了多少鞋底脚，爷爷奔走在祥云和宾川两县之间，挑起了家的大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正值壮年的爷爷告别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去做挑客。他把祥云的土锅挑到宾川，变卖后再买一担红糖挑回祥云，一来一往，挣点辛苦钱。

从祥云县城进入宾川县境，也就20公里，可要是负重前行，还要深入各个村庄，具体的路程无法估计。我曾经绕着家乡的青海湖走一圈，刚好10公里，耗时近两个小时，走的时候是晚上，没有灼灼的烈日暴晒，还走走停停，饶是如此，我仍然感觉腰酸背痛，筋疲力尽。我的爷爷，当时也就30多岁的年纪，他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脚步不能太快，每一步都得走稳了，若是有个闪失，摔碎的就是妻子下锅的米、儿子手中的糖块；脚步也不能太慢，若是拖的时间太长，收入自然就会耗减，到时候，下锅的米就只能减少，糖块也只能减半。

爷爷独自一人挑着担子走在崎岖的路上，陪伴他的是路两边的松涛，是山间的鸟鸣。他的心里揣着妻子的叮咛，揣着儿子的梦想，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稳稳当当。每到到一个村庄，爷爷就把担子小心放在地上，把土锅取出来，卖给当地的村民。那些黑不溜秋、毫不起眼的土锅摇身一变，成了灶头上的炖肉锅、中药罐、茶罐。等所有的土锅卖完，爷爷就到糖厂去，挑一担红糖回祥云卖。爷爷说，力气是条狗，越花越有。他舍不得空身跑一趟，一心只想趁年轻多挣点钱，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后来，爷爷脚上突起的青筋，就像打了结的一团乱麻，那都是年轻时长期挑担走远路落下的病根儿。

爷爷挑担走宾川的几年里，不知走了多少路。爷爷偶然给我讲起他年轻时的故事，常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饭多。如今，飞速发展的交通运输，我们可以日行千里，我们走过的路轻轻松松就超过了爷爷走过的路。

我问过爷爷当年走宾川最难忘的是什么。爷爷说，就是怕热。如果说祥云的热是一个太阳制造的那，那宾川的热至少是由两个太阳供给的。去过宾川的人都知道，宾川就是一座热情似火的小城，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被孙悟空打破的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不偏不倚就落在了宾川的大地上。

走这么多的路，还要忍受着酷热和寂寞，支撑爷爷走下去的，

无疑就是家人的幸福。等我的父亲、叔叔和小嬢成家后，爷爷不用再走去宾川挣钱了。他养起了毛驴，就在家旁边放牧，再也不用长途跋涉。作为一名资深挑客，爷爷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似的见证了路的变迁。村间的大小巷道，他年轻时所走过的基本是土路，晴天还好，虽然灰尘漫天飞舞，也比下雨天要好很多。雨天行走，一步三滑，说“寸步难行”也不为过。这样的情形在他结束了挑客生涯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改善，直到他进入古稀之年，我家门前的路才得以硬化。

硬化的路面走上感觉就是不一样。“就算是下雨天，你也能穿着绣花鞋出门了”，这是我记住的爷爷对奶奶常说的一句话，可惜这话只说了十几年，爷爷奶奶就相继离开了我们。

不光是路修好了，车也多了起来，爷爷要去趟城里买点牛奶鸡蛋什么的，不需要走路去，可以坐公交车，5公里的路程一元钱就能坐到站。每次爷爷和我聊天，他都会一边捋着胡子，一边笑眯眯地说：现在的交通太方便了，要是我年轻时交通也这么方便，就不需要靠人力挑土锅和红糖了，那土锅太容易碎，那红糖太沉，要是用车子拉，该多省事啊……

爷爷挑担走宾川的几年里，不知走了多少路。爷爷偶然给我讲起他年轻时的故事，常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饭多。如今，飞速发展的交通运输，我们可以日行千里，我们走过的路轻轻松松就超过了爷爷走过的路。

我问过爷爷当年走宾川最难忘的是什么。爷爷说，就是怕热。如果说祥云的热是一个太阳制造的那，那宾川的热至少是由两个太阳供给的。去过宾川的人都知道，宾川就是一座热情似火的小城，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被孙悟空打破的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不偏不倚就落在了宾川的大地上。

走这么多的路，还要忍受着酷热和寂寞，支撑爷爷走下去的，

远去的水磨声

■ 高正达

家乡的小村地处坝中央，远离河道，根本不具备建造水磨的条件。可为了三餐，村里的先民们硬是靠人力为地垒起落差，开渠引流，从十多里外的山麓引水建起了水磨。但是，除了雨季丰水期以外，冬春季节水源得不到保障，水磨难以正常运转。最终，村里的水磨因没有长流水而荒废。到我记事的时候，水磨房只剩残垣断壁了，唯有深深的水磨沟是小伙伴们游泳、抓鱼的好地方。

村里没有了水磨，村人只能肩挑人背到邻村磨面。遇上农活忙，顾不上到邻村磨面，只有用手磨来加工粮食，不仅费力、功效低，加工出来的面粉也很粗糙。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跟家里大人去磨面。先是用帆布书包背上一两斤粮食去占磨，也就是排队。当时说的“打砸磨面，先来后到”就是乡规民约的一种公共秩序。等快要轮到自家时，从田间小路上跑回家告知大人，家中大人便放下手头的活计，挑上粮食去磨面，这样就不会因等候而耽误农活。

第一次见到水磨，不用人力，靠水能来做动力，感觉很神奇。听着那“轰隆、轰隆”的磨面声，有一种音乐的韵律，就像后来听到的交响乐一样有冲击力，让人振奋，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水磨由上下两层圆形的石磨

盘组成，上层磨盘的中轴延伸到磨房下面的暗沟里，连接着沟底的卧式水轮，在水轮的立轴上安装扇叶，流水冲动扇叶带动立轴转动，水磨也就开始工作了。水磨磨盘上方悬挂着漏斗，漏斗上用绳索拴着一根棍子叫敲磨棍，垂在磨盘上。磨盘转动后敲磨棍便不停地跳动，震动漏斗里的粮食均匀地进入磨心。两层磨盘的结合处有纹理，把粮食向外推送，在转动的磨盘中间被磨成粉末。

初次到磨房，好奇心使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不停转动的磨盘，就像现在的孩子看机器人一样。“轰隆、轰隆”的磨面声，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采花粉的声音，似乎永远不知疲倦，让人觉得这是一种甜蜜的事业，心中充满希望。可是，后来感触就不一样了。

有一次，轮到自家磨面时，父亲为了多磨一些面粉，跑了两趟，挑了两担包谷。到了夜晚，父亲把磨好的一担面粉先送回家，让我一人独自看护磨房。我裹着一张棉毯，蜷缩在磨房角落的几袋包谷上，但不敢睡着，静静地盯着漏斗。父亲临走时交代过我，如果睡着了，漏斗里的包谷漏完，磨盘就空转，那样会使磨盘中间的纹理磨损过大，被管磨房的人知道是要挨骂的。儿时是永远睡不够的年龄，每天早晨都是被父母叫醒。虽然没有床铺，但是盯

着盯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由于心里紧张，虽然睡着了，但是还是能听见“轰隆、轰隆”的磨面声。突然“轰隆、轰隆”声增大，像发动机加了油门一样，还有点刺耳。我一下子惊醒，原来是漏斗里的包谷漏完了，磨盘空转，响声自然就增大。我赶紧起来，搬个小凳子，用水瓢往漏斗里续包谷。将漏斗续满后，我走出磨房小解。天像一口倒扣的大锅，看不到星星，没有风声，万籁俱寂。我一下子害怕起来，跑回磨房。磨房里

有盏马灯，在灰暗的灯光下，要比黑暗中踏实些。磨盘不停地发出“轰隆、轰隆”声，总比外面多些安全感。

回到磨房，我再也不敢睡了，怕睡着了，漏斗里包谷磨完，磨盘空转，磨坏磨盘纹理，家里赔不起。为了消除困意，我在狭小的磨房里不停地走动。一想起外面的黑暗，心中充满恐惧和孤独。“轰隆、轰隆”的磨面声成了我唯一的“伙伴”，这时的磨面声非常亲切，像母亲在教我唱儿歌、讲故事，驱散了黑暗中的恐惧，让我不再孤独……

多年后，我在一个农耕文化体验园又听见了“轰隆、轰隆”的磨面声。这熟悉的声音让我在儿时、远古、当代之间反复穿越。梦境奇幻，缥缈缈缈。回顾每个时代每次听到的打砸磨面声，都给我不同的感受。

火的女儿

■ 段丽芬

我是火的女儿
在星空下仰望妈妈
光亮
照明黑暗中前行的人们
升腾的火焰
炸响生命的绝唱
短暂而璀璨
若你需要一缕光明
我愿燃成灰

门口竖起的火把
我把它送给悲伤的人群
欢乐的歌声欢快的舞蹈
酒杯里倒映着火红的脸庞
眼里闪闪发光
晴天还好，虽然灰尘漫天飞舞，也比下雨天要好很多。雨天行走，一步三滑，说“寸步难行”也不为过。这样的情形在他结束了挑客生涯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改善，直到他进入古稀之年，我家门前的路才得以硬化。

火把节之夜

■ 闫建斌

当星星遇见黑夜
当黑夜遇见七月

我们把生活的喜怒哀乐扎成捆
掏出内心的一把明火点燃
任所有历经
都以火的方式进行燃烧
一束跳跃的火焰
每一束都是神来之笔
淡写着我们
散布在人间的喜怒哀乐
以及欢笑吉祥和幸福
化作永恒之图腾

莲花已开

■ 郭美芬

莲花 盛开在朋友圈里
不断刷新 沦陷双眸
开在脑海里的莲花
一遍遍回放 身形渐行渐远

关于莲花的赞美
佐一杯清茶
足够品一个细雨绵绵的通宵
在你莲叶田田的心里
是否也有一池唯美在疯长

莲花已开 去看看吧
别让守望苦如莲心
沉入淤泥
只是别惊扰莲瓣上
瞭望的蜻蜓 还有
在叶下传信的小鱼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春秋
泥软莲香的季节
渡安然若莲的心
轮回
花开

夏

■ 赵枝琴

夏天
种一地蝉鸣
养一田蛙声

秋天
收一捆金黄
装一仓银白

寂寞了一春繁花
暗淡了冷风中的满城珠宝